

在国际主义的大家庭中

津浦碑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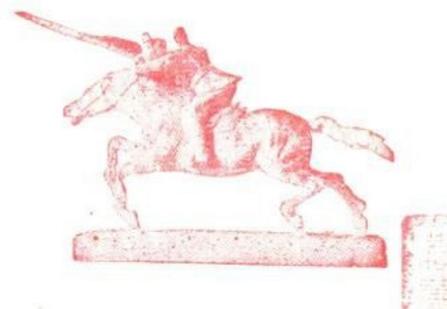
中国青年出版社

10004

在國際主義的大家庭中

陳沂 馬楠著

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作者隨同中國人民解放軍歌舞團訪問蘇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時所寫的通訊、報道、訪問記、速寫、特寫的合集。先後在人民日報、人民中國、解放軍文藝、新觀察、世界知識、工人半月刊等報刊發表。全書以每一個國家為一部份，分別描述了這些國家的人民和軍隊對偉大六億中國人民及百戰百勝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熱愛；通過記錄每一次的訪問、參觀和演出，生動地反映了每個國家的人民的偉大國際主義精神和他們在保衛世界和平、建設社會主義事業中的新成就。作者所接觸的人，有士兵、工人、農民、婦女、藝術家、保衛和平的戰士，還有從被美蔣扣留的商船中鬥爭回來的水手。通過這些人，通過這些事，可以看到這些國家的一些新面貌。

書號 769 文學 177
在國際主義的大家庭中

著 者 陳 淞 馬 梧

編 著 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

青年·聯明聯合組織

出 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12條老舍堂11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開本 787×1092 1/32

一九五五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印張 7 3/4 檢頁 6

一九五五年八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字數 142,000

印數 1—16,000

定價(6) 0.79 元

北京市委刊出版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目 次

在國際主義的大家庭中（代序）

一

在 蘇聯

向偉大的蘇聯人民致謝

九

訪問基輔郊區斯大林集體農莊

三

斯大林格勒三十六小時

五

在哈爾科夫「鐮刀與錐子」工廠

七

訪問新西伯利亞水電站

九

烏克蘭的偉大詩人、畫家舍甫琴科

十一

在捷克斯洛伐克

我們所見到的捷克斯洛伐克

七

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一起的日子

八

中捷兩國軍隊的聯歡

九

難忘的馬爾丁一晝夜

十

比爾森和奧斯特洛瓦 ······ 一四二
和古絲坦·伏契克娃相會的日子 ······ 一四三

在羅馬尼亞

我們的敬禮 ······ 一四四

訪問斯大林城赫爾曼村的集體農莊 ······ 一四五

記多弗丹那 ······ 一五五

在康斯坦薩港 ······ 一五六

石油城——普勒也斯特 ······ 一五六

在布加勒斯特最後一天 ······ 一五六

在波蘭

我們歌頌波蘭 ······ 一六一

華沙一日 ······ 一六二

在貝德哥斯區城 ······ 一六三

我們會見了波蘭商船「工作號」的船員們 ······ 一六四

參觀奧斯威辛集中營 ······ 一六五

波蘭人民的驕傲——諾瓦胡塔 ······ 一六六

波蘭人民在建設社會主義中的節約精神 ······ 一六七

在國際主義的大家庭中（代序）

中國人民解放軍歌舞團在偉大的蘇聯和兄弟國家訪問半年之後，回國已經兩個多月了。

回想這半年在國外的時間，我們簡直感覺不到這是在國外，可以說完全是跟在我們家裏一樣。從各個國家的領袖人物，到每一個普通的羣衆，凡是我們所遇到的，或者同我們交談過的，都把我們當成偉大的六億中國人民的代表和百戰百勝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代表看待，對我們都像兄弟一般的親切和熱情。

我們剛到捷克斯洛伐克邊境，那裏的駐軍、工人、農民都像過節日一樣，穿着盛裝，用民族最隆重的禮節——鹽拌麵包來迎接我們。我們每個人幾乎都被一羣羣的人包圍着簽字、獻花，花像下雨一樣。我們坐上火車，這是薩波托斯基總統的專車，我們感到實在是受之有愧，而招待我們的人說：「這是爲了歡迎保衛東方和平的人民的代表」。聽到這樣的話，更使我們充滿了感激之情。

車向布拉格前進，沿途都有人歡迎我們，有的人等了好久，我們總都是要下去同他們見

面，握手，擁抱，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用語言來表達我們彼此間的友誼。

快到布拉格的時候，一羣正在修建鐵路的軍人在我們車外，迎接我們的捷克將軍馬上拉開車窗，大聲的向下喊道：「軍人們！同志們！車上坐的就是你們經常嚮往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代表，快過來看吧！快過來親吧！」頓時人羣就像風一樣捲過來，又像蜂一樣擁上來。你看哪：一個個車窗上面伸出去的是數不清楚的手，下面伸上來的又是數不清楚的手，而遠遠還有好多人的手伸着。這是用不着要什麼語言來表達的，誰都懂得這就是永恆的牢不可破的國際主義的友誼。

半年，我們一直就是生活在這種國際主義的友誼的海洋中。

在羅馬尼亞，我們同樣是受着這種款待。布加勒斯特車站上耀眼的燈光簡直像白天一樣，紅毯從月台鋪到站外。令人感動的是孩子們不但會用中國話喊毛澤東，還會用中國話唱中國最流行的一個歌「全世界人民心一條」。離別布加勒斯特的時候，天正下着雨，歡送的羣衆站在雨中，直到我們的車子已駛向遠方，還頻頻地揮手惜別。

十月十一日在波蘭華沙慶祝波軍建軍節會上，當羣衆知道我們是從羅馬尼亞遠道趕來參加波軍建軍節的時候，他們用長時間的起立鼓掌來歡迎我們。我們所唱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和用波蘭文唱的「波蘭第一軍軍歌」（即「波軍之歌」），歌未終場就被觀眾的掌聲所

淹沒。觀眾在激動的鼓掌，我們在激動的歌唱。我們的情緒完全和觀眾的情緒打成一片了。

在蘇聯的情形，我只想引用蘇聯文化部對外聯絡局副局長沙夫金科同志的一句話就可代表，這是他在邊境布列斯特歡迎我們時說的，他說：「對於蘇聯人民來說，你們隨時隨地都是我們最親愛的來賓」。的確的，到處都是這樣子。每次我們演出，劇院都要供應「站票」（座位滿了，增加站着看的觀眾）。我們坐的火車經過喀山、薩拉托夫，我們在那裏只不過十分鐘的停留，但是，從黨委書記、蘇維埃主席、駐軍司令、藝術家到廣大士兵和羣衆，擠滿了車站。他們有的穿着節日的服裝，奏着民族樂曲和雄壯的軍樂歡迎我們，還給我們獻禮，而這時正是大雪紛飛，零下二十幾度的時候。我們都以沒有能够為他們演出為最大遺憾。然而在他們心裏覺得能够利用這點短短的時間和他們最親愛的弟兄——中國人民的代表——見面也就很滿足了。

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基洛夫工學院，這個曾經為我們培養專家和現在正在為我們培養專家的蘇聯治煉最高學府的同志們向我們說：「你們可以拒絕為我們演出，但不能拒絕當我們的客人，更不能拒絕接受我們的禮物」。全校師生送給了我們一個美麗的珍貴的烏拉爾寶石盒。我們是沒有理由拒絕的，我們希望我們兩國的友誼像烏拉爾的寶石一樣永遠放着光芒。

就在這裏，我們也碰見為我們鞍鋼製作機器的工人們。也是在大雪紛飛中，他們把我們

領着從一個車間到另一個車間。我們看到他們爲中國製造的機器，有的已經裝箱了，有的正在裝箱，有的還在製造。他們都有一個同一的心願，就是「爲提早完成支援中國的生產任務而奮鬥」。我們在每個車間都看到這樣的標語。

看到這些，又回想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比爾森列寧冶煉聯合工廠，羅馬尼亞的石油機器製造工廠，波蘭的造船廠、製糖機器製造廠，還有其他的好些工廠，我們所參觀的車間，我們所遇見的工人，都和被高爾基稱爲工廠之母的烏拉爾巨型機器製造廠一樣，在爲支援我們社會主義建設而生產。令人同樣難忘的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鋼鐵中心奧斯特洛瓦——工人們拿出用中國礦石熔鑄成的鐵來贈送我們，表示他們正在用這種鐵鑄造機器支援中國。工人們和我們在熔鐵爐前一起等待鐵水出來，一起看鐵水出來，一起鼓掌，一起歡笑。

這同樣是永恆的牢不可破的國際主義的友誼。

半年，我們就是生活在這種國際主義的友誼的海洋中。

我們也會訪問過守衛在西方和平前哨的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的邊防戰士，那是跟我們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守衛在三八綫一樣。正因爲如此，他們對我們特別親熱。我們相互講出了大家心底共同的感情：「我們分別守衛在東方和西方的和平前哨，偉大的蘇聯把我們從萬里以外連結起來了」。我們之間的戰鬥友誼，邊防軍感受得更深刻，邊境

的人民看得更清楚。

帝國主義分子無時無刻不想破壞我們的這種友誼。當我們在捷克斯洛伐克各個地方訪問和演出時，西德有幾個電台專門向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廣播，要他們不要看我們的表演，說我們是欺騙。但是，不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鄙視這種謠言，甚至曾經在布拉格看過我們演出的一個從西德來的觀眾，回到西德也寫了一篇文章說：「中國人民解放軍歌舞團的演出為西方人打開了眼睛；人們一看到兵士總以為就意味着戰爭，而我看到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歌舞團的這些戰士，他們本身就代表著『和平』。」在好些演出的場合，那些居留在各個國家的西方國家的僑民，為了表達他們對我們的敬慕，曾不只一次給我們獻花。

我們的訪問和演出之所以受到這樣的歡迎和發生這樣大的影響，是因為我們祖國已經不是舊的中國，而是在世界上站立起來的新中國了；我們軍隊又是一支愛好和平、保衛和平的軍隊。而我們的藝術表演，正是反映了勝利了的中國人民和他們的英雄子弟——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鬥爭和生活。

我們雖在國外逗留了半年，但是在我們訪問過的四個國家中，沒有見面的人還是非常多的。他們通過信、電報向我們表示他們的沒有得到滿足的熱望，希望我們能有機會到他們那裏去訪問或演出。一直到我們回到了滿洲里對面的奧德堡，還接到這些信和電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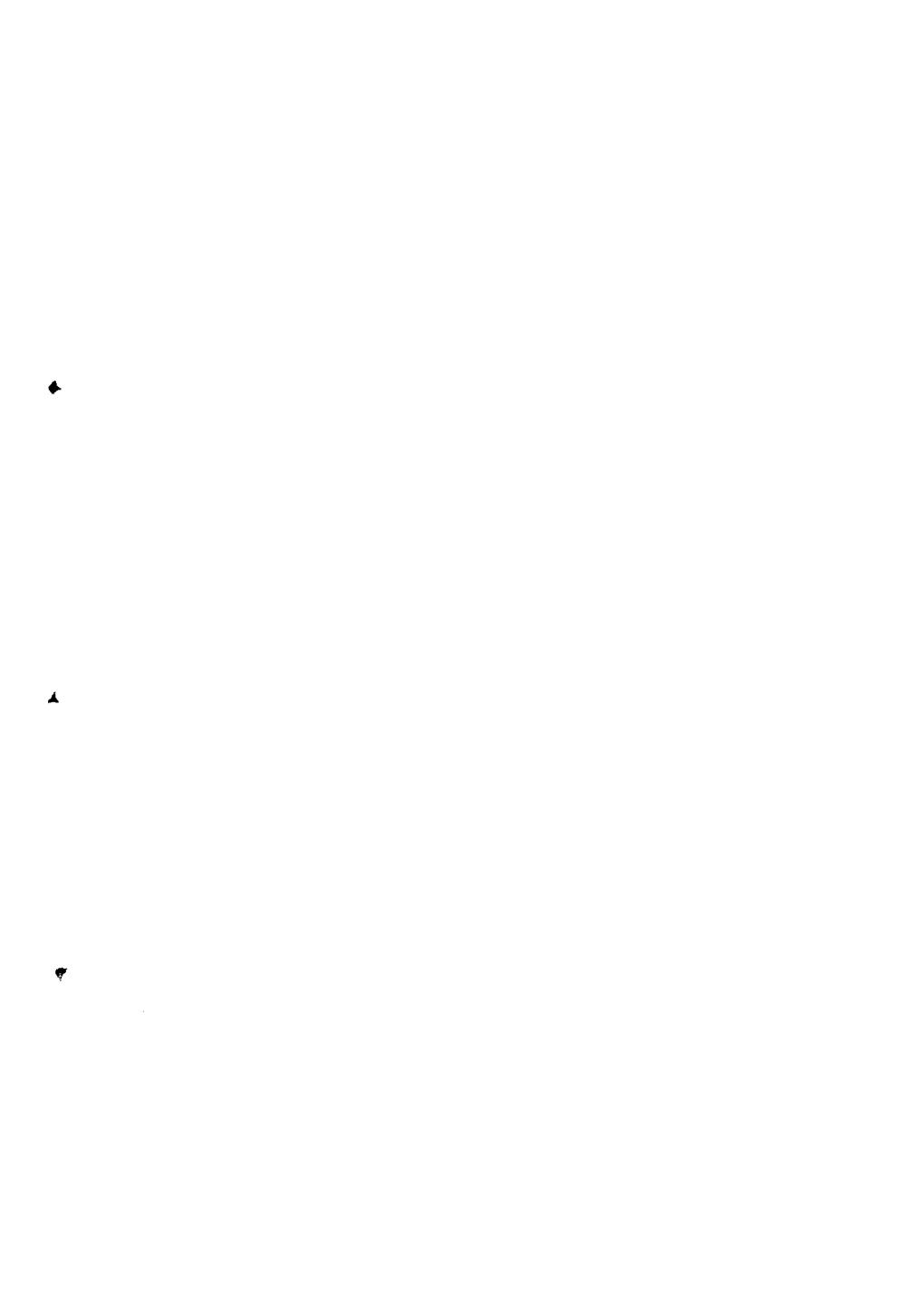
我們只有耿耿於心，希望將來再有給他們服務的機會。

這種永恆的牢不可破的友誼，本身就是一個無比的力量；充滿了真誠的信賴和巨大的支持。我們見到他們，他們見到我們，都增加了保衛和平、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心，都更加清楚的了解了：九億人民，這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一個巨大的力量，一個國際主義的大家庭。

一九五五年四月，北京

在蘇聯





向偉大的蘇聯人民致謝

中國人民解放軍歌舞團離開偉大的蘇聯國土，現在已經一個多月了。這一個多月來，我們無時無刻不在回想我們在蘇聯那些難忘的日子，我們想我們曾經去過的地方，曾經會見過的人，特別是見到的那些人所給予我們的真摯的難忘的友情。

世界上再沒有偉大的蘇聯人民對於我們中國人民、中國人民解放軍那樣親愛的了。我們在蘇聯國境上所遇到的蘇軍邊防哨兵，雖然沒有講一句話，但是那種笑——看着頭上戴有「八一」五星帽徽的中國戰友時那種完全出於內心的笑，以及當我們的火車駛過他們的面前，他們持槍向我們敬禮，那斜視着的眼睛，那微動着的嘴唇向我們所發出的會心的笑，這不是比親兄弟還親的表現嗎？我們的同志都不禁發出喊聲：「紅軍」，「紅軍」。

「紅軍」，這是我們從歷史上就對偉大蘇聯人民的英雄子弟最尊敬和最親愛的稱呼。然而這還不過是我們第一次接觸偉大的蘇聯人民和他的英雄子弟。

以後從遠東的奧德堡到莫斯科，又從西部著名的布列斯特到莫斯科，雖然先前是在夏

天，後來是在冬天，但偉大的蘇聯人民和他們的英雄子弟並沒有因為氣候的變化而對我們有什麼差別，越是冷越顯得溫暖。即使在零下四十度的嚴寒下——一般人在這時候是連呼吸都有點感到急促的——他們還照樣有節奏地吹奏着「莫斯科——北京」或中蘇兩國國歌。尤其可感的是像喀山、薩拉托夫這些城市，我們只是路過一下，火車還停不到十分鐘，當地的勞動人民和蘇軍戰士也在大雪紛飛中等候我們，還穿着民族服裝在車站上和我們跳舞。其唯一的希望就是看看偉大的六億人民的代表（他們是這樣稱呼我們的），看看他們最親愛的中國兄弟。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基洛夫冶金工業學院院長的代表，代表着兩萬多學生向我們說：「你們可以拒絕為我們演出，但不能拒絕作我們的客人，更不能拒絕接受我們的禮物。」全校師生為我們準備了一個美麗而珍貴的烏拉爾寶石作成的盒子，我們是沒有理由拒絕的，我們願意我們兩國的友誼像烏拉爾的寶石一樣永遠放射光芒。

莫斯科大學，斯大林汽車工廠，我們都去參觀過了。工人們、學生們是那樣熱烈地歡迎我們，他們都以為沒有看到我們的演出為最大的遺憾。海參崴、塞瓦斯托波爾、敖德薩，還有其他許多地方，都打電報要我們去，他們是從無線電廣播中知道我們的。那些我們曾經去訪問過的城市，像布列斯特、像明斯克、像基輔、像哈爾科夫、像列寧格勒、像莫斯科、像斯大林格勒以及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新西伯利亞、伊爾庫茨克、赤塔，沒有一個人不是說我們

去的時間太短了。基輔市蘇維埃主席說：「你們最少應該在這裏留兩個月。」列寧格勒的人們把我們的汽車包圍着不讓我們走，在劇場裏一直謝幕十次還是下不了台，最後演員和觀眾在一起擁抱，跳舞。而所有這些地方都賣了站票。

在莫斯科我們更榮幸地能够到國立莫斯科大劇院演出，我們認爲這是蘇聯政府和人民給予我們最崇高的榮譽，我們每一個團員都深知這次演出的重大意義而感到這是畢生難忘的事。

基輔城郊四十公里第米爾區斯大林集體農莊主席伊凡·亞克夫，一個夏伯陽部隊的游擊隊員，代表全區人民來邀請我們去訪問，他們並且還特地爲我們掃清了被大雪覆蓋了的公路。這是多麼感動人的事呀！

在哈爾科夫，同一個時間，襪子工廠、自行車工廠、鐮刀和錘子工廠請我們去訪問，並送了禮物給我們。

曾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首先抗擊侵入的德寇的布列斯特城堡駐軍、列寧格勒的納希莫夫海軍學校、基輔的蘇沃洛夫軍官學校，以及曾經保衛過莫斯科並從莫斯科打到布拉格的近衛坦克部隊都曾邀請我們去訪問，他們都把他們的英雄歷史和成就很詳盡地介紹給我們，學生們還爲我們作了表演。

在明斯克，光榮的蘇軍部隊和他的領導人邀請我們參加砲兵節，並爲他們舉行慶祝表

演，我們優秀演員們都被邀請上主席台。我們所唱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和「蘇軍之歌」在演唱進行中就為掌聲蓋過，這充分說明了中蘇兩國軍隊的兄弟般的深厚友誼。

我們還參觀了好些個曾經為我們或正在為我們生產機器支援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工廠，工人們都在車間貼有標語：「為提前完成中國定貨的生產任務而奮鬥」。

我們所到之處，都被人羣簇擁着，被拉着、抱着，有時甚至被高舉着。最令人難忘的是在英雄城市斯大林格勒、列寧格勒、莫斯科，天氣都是冰凍和霧氣沉沉的，但總是很多人在車站上歡迎我們。我們的火車和旅館門前總是人羣不斷。我們去參觀冬宮，參觀巴夫洛夫作戰地，參觀地下鐵道，都有人跟着我們，還有人自動為我們解釋。他們不管我們聽得懂聽不懂，總是一個勁地比劃着說。

那些大藝術家，包括國立莫斯科大劇院總導演、五次斯大林獎金獲得者巴拉托夫，蘇聯人民演員、四次斯大林獎金獲得者果果列娃以及作曲家查哈羅夫、莫拉傑里、亞歷山大洛夫、全蘇人民演員但克維奇、巴多任斯基、卡也達夫、郭美里亞、拉赫林，以及好多功勳演員、功勳藝術團體為我們表演，為我們訓練，為我們的節目加工，他們完全把我們的演出當成是他們自己的事，把我們的團體當成他們自己的團體，把我們的成功和失敗都當成他們自己的成功和失敗。我們在大劇院演出前，蘇聯政府文化部和一些大藝術家們給我們每一個節目作了具體的幫助，這更使我們感動。